

一项调查显示,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年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

课外阅读为何成为大学校园的奢侈品



安徽大学 张艳东
南开大学 马宇平
西南大学 周闰辉 谭宇斯

“这个选修课把我们坑惨了。”西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李佳(化名)叹着气说。

在学校的另一头,西南大学教务处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科长欧国凡一边整理着5000余份考卷,一边皱着眉头感慨,“现在有的学生,真是令人寒心。”

让他们烦心的,是被称为“读名著拿学分”的西南大学《名著阅读》通识选修课。从3年前饱受争议到逐渐被认可,欧国凡以为课程已步入正轨,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年这次考试,竟变成了学生和教师间“斗智斗勇”的闹剧。

“斗智”的考试和无奈的老师

2012年9月,西南大学颁布了《西南大学本科生阅读名著考核与管理试行办法》,其中规定,选修学生需在学校专家推荐的120本(种)、11类书籍中选择10本进行精读,通过考试即可获得两个通识教育学分。

试卷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出自己所选10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第二部分需任选其中一本写出主要内容。而真正令李佳和同学们发怒的是第三部分——每个考场会指定考生共同选择的一本书,考生需据此撰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读后感。

李佳解释说,由于之前不知道会“被选择”哪本书,所以如果没有认真读完10本书,第三部分就可能完全动不了笔。然而直到考试前,李佳只读了两本,身边的好友也大都没有完成课程要求的一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记者“通关”的“秘诀”:一间考场只考一本书的读后感,意味着同考场考生的书目里肯定有共同的一本,只要在考试前找到同考场的同学,再核对各自的书目就能缩小范围。

事实上,这个“玄机”,很多同学早已发现,甚至已经研究出更为具体的应对办法。

李佳在某“前辈”的邀请下,加入了一个QQ群,群里497人清一色用考场号为名,以方便大家交换书目,甚至有“热心人”发布出自己整理的各考场可能考到的书目。最终,李佳锁定了自己的考试用书——《古文观止》。

5月23日上午,当李佳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平静地等待一场“预料之中”的考试时,剧情却发生了“神反转”。

监考老师在观察大家基本完成了第一题后,突然随机指定了一个序号,要求考场内的所有考生按照第一题中自己在该序号上所填写的书目撰写读后感。

李佳所在考场指定序号是7,她原本准备好的《古文观止》也变成了《罗马帝国兴衰史》。“当时大脑中一片空白,前十分钟硬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李佳承认,自己只好乱写一通。

欧国凡告诉记者,因为考前学校获知了相关信息,所以老师们在前一天晚上紧急开会商讨出这一对策。

尽管如此,被考生“钻空子”的行为还是防不胜防。据监考老师反映,在第二场考试时,有人收到了前一场考试同学的“通风报信”,在写10本书的书名时用铅笔写,待老师宣布序号后擦掉,再替换成自己提前准备好的书。

考试中,有学生弃考离开考场,或是坚持用铅笔作答。欧国凡和监考老师在办公室和学生谈心,劝他们返回考场继续答题。“其一是想影响其他考生考试,另外,本来鼓励大家读书是件好事,我不想它变成学生和学校的对抗。”

欧国凡说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处理这次考试引发的骚乱,二是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程序和制度继续完善。“但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让学生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读书、爱读书,而不是当作一种任务。”

活动、考试和手机疯狂挤占读书时间

大半年过去,连10本书都没有读完,李佳也有自己的苦衷。“其实我也算个文艺青年,高中读了不少书。但刚进大学那会儿,一股脑加了好几个学生社团,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各类活动。”久而久之,李佳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分割成了碎片。“经常是拿起一本书,又碰上各种事情。”李佳有些无奈,一年来,除了教材,她一共读了5本书。

而对于在北京读书的刘欣然,让她感到无奈的则更为现实。

刘欣然是中国地质大学科技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正面临着‘一个抉择’的她”根本没有心情看书。”她想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类英语专业硕士,以便将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留在北京。

每天在图书馆里坐到腰酸,面对成摞的专业书和习题,刘欣然形容自己“每天回到宿舍之后就有一种大脑被榨干的感觉”。晚上回到寝室,她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或电脑看看电影和综艺节目。“大家都累,没人愿意在读书上消耗精力了。”

不仅考研、考试、上课填满了她的大部分时间,考证也分散了她很多的精力。已经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专业四级的她正在



读本书真好难!

除去教辅书籍,大学生一年能看多少本书?
2015年6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起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除去教辅书籍,近37.15%的学生年阅读量小于等于5本,而据第十二次国民阅读调查,我国成年国民年综合阅读量为7.88本。



制图:常嘉维 陈龙

为专业八级证书而奋斗。

“考研结束后,我还要试一试人事部的口笔译证书。”在她看来,北京的竞争很激烈,没有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就没有底气。

除了社团、升学、求职的压力,手机也悄悄“偷走”了大学生们的时间。接受采访时,中国传媒大学俄语系的方庆正在备考期末,但她坦言,即便是在期末,自己这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患者”也会经常刷手机。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睡觉前肯定会刷手机,看看微信、微博和各种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她开玩笑地说道,“现在每晚不被手机砸两次脸都不习惯入睡了。”

不仅如此,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拿起手机,课间则会刷到不喜欢的课,有时会看上几乎一节课。“感觉自从有了手机之后,都没有阅读的耐心了。”在上大学前,方庆乔曾给自己设定过每周一本书的目标,“可惜从没实现过。”

2012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芮必峰发微博称,规定研究生3年读100本书才算及格,300本则是优秀,这个规定曾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让学生翻书还是看书?”

芮必峰则对这些质疑不以为意,他当时回应称,他算了一下,是3.6天一本书。一天8小时睡觉,2小时吃饭,研究生上半节课4个小时,剩下10小时刨掉两小时上网、谈恋爱时间,还剩8小时。3.6天就有30个小时,20万字的书读下来

大学生的理想空间不该被现实挤压

“在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也没有,能够接触到的媒介只有书。”芮必峰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入大学时,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有限,许多经典读本成了当时学生们争相借读的宝贝。

某天晚上,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从父亲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芮必峰便赶忙借来,并约定好第二天下午就要还。他算了算时间,便和其余6个室友约好,每人只能看两个小时,满两个小时后无论如何都要传给下一个人,他们晚上通宵达旦地在路灯下读完了书,一直到次日下午两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运峰同样感慨,1983-1987年自己在南开大学读本科,学校给每人发放4张借书证,每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书。而只能外借4本书根本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能尽量多在图书馆内阅读,“所以,如果不在开馆之前就排队占座,基本很难抢到位置。”

刘运峰说,那时候如果有人能在寝室里待着“是一件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事,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会被认为不求上进。”

2015年6月30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52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覆盖了27个省(区、市)。调查显示,

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年阅读量低于5本,其中6.13%的学生年课外阅读量为0。

而第十二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量为7.88本。

芮必峰在采访中直言,“我有切肤之痛,现在考上来的学生,一些基本上只读教科书,课外的、真正的经典读得太少,这是现在所有学生的通病。”

芮必峰还认为,这与应试考试制度和校园环境有关,“整个机制太急功近利,只训练如何应试。”同时,他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理想空间被现实挤压,陷入阶段性的混乱在所难免。

刘运峰则认为,大学生大可不必被就业形势绑架,即使从就业的现实角度考量,读书带给人的思辨、表达和文字功底依然是人才市场上受人追捧的要素。现在大学生都有文凭和学历,真正可以让学生得到认可、在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的恰恰是通过读书沉淀下来的能力。

“有些事儿功在事外。”刘运峰说,广泛的阅读对专业学习也是有益的。就像建筑学最终要掌握的是文化和审美,医学最终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人。专业的理念和人文关怀依然需要在书中获取。

“人为什么要读书?并非只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芮必峰说,他并不反对功利性的读书,因为书只要坚持读下去,自然而然地就会“达成人生的历练”。但更重要的是人生境界的升华。

大学生公益献血 该不该和奖励挂钩

广州大学 李思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张燕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卫馨

2012年,北京市卫生局曾提出“各高校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门、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指标。”3年过去了,效果怎么样?

“一年献两次血能加10个综合测评分,当学生干部到部长级别也是加10分。如果身体好,又需要综测分来拿奖学金、保研的,献血就容易得多了。”广州大学的刘宇(化名)对献血与学分挂钩一事看得颇为正常,并表示,“其他学校好像也有这样做的。”

大学生献血与加学分、评优等挂钩的现象并不罕见。广州某大学在《学生综合测评评分细则》中就明确规定:无偿献血一次加15分。

“去年11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血,得到100元的餐补、一套毛巾、小食品,还有2个综合测评分。”谈起参加献血的原因,来自北京某高校的小齐(化名)表示,自己是被动吸引去的。

但两年前,年仅18岁的她在老家沧州的采血站也曾献过血,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尽自己的一分力。”已经献过一次血的小齐觉得重复献血需要一些“奖励”。

据了解,为了吸引更多大学生献血,各献血站和学校都纷纷出台“奖励政策”,如:送小礼品、给学生综合测评加分,等等。各种献血奖励政策在吸引高校学生献血的同时,也使无偿献血中的“无偿”二字变了些许味道。

“献血应该是出自真心的无私奉献,这样的方式,让献血这个行为和献血者都变得有些虚伪。”华南理工大学的周天(化名)对此有些反感。

北师大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洋也认为,献血属于学生个人行为,体现献血者的责任感。

北京某高校医务处尹老师则表示,之所以通过奖励的方式来倡导大学生献血,一方面是出于对献血者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献血更贴近大学生群体。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十大志愿者之一的张大诺则认为,现在的公益事业需要一个新的理念,即寻求多赢的结果。“同学们献血做公益可以加学分,其实并不丢人。关键是要有做公益的意识,让公益融入他们的生活,感受到公益的内涵。”

86名学生和6名教师历时4个月改建老教室——

一间特殊教室背后的课程改革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同学们在切割木条。华中科技大学 袁璟/摄

华中科技大学 王露晓 陈艺

3月1日开学那天,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只特殊的“施工队”,建筑系2014级的86名学生和6名教师便是队伍的全部成员。他们要在4个月内,改造和装修完一间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教室。

很快,86名学生分成项目组、方案组、高台组、墙地组、光电组等9个小组,分工协作。前7周,全系师生进行共同设计,教室的每个细节都有数套方案。

但除设计外,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都由学生自主完成。学院提供了2.4万元的教学生经费,学生们从社会上拉来总计价值11万元的材料和现金赞助。

都是学生亲手完成。“就连电灯,老师都不让买,要自己做!”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大一学生袁■不无骄傲地说,“那些木材都是我们雇卡车从建材市场拉回来的。”

刷墙是必经“工序”。而在此之前,袁■要先和同学们一起铲墙。墙要铲很多层,到石灰层的时候“简直铲疯了”。

“书本会告诉我们墙有哪些层,现在却深刻理解了每层的意义所在。他无不感慨地说道:‘如果我们要去给一个潮湿的地方盖希望小学,就会知道要把防水那一层做得厚一点’。”

“装修”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2015年,建筑系推行教学改革,《建筑初步》这门课程率先尝试——让同学们自己设计改造专业课教室。

牵头的教师之一叫张乾,是一名80后。谈到课程设计的初衷,他回忆道:“我1998年在华科读大一,我们每天很长时间在专业教室上课、画图,那是最重要的地方。在他看来,对于建筑系来说,专业教室就好像理工科的实验室,不仅有专业教室没有的专业设备,更是一个精神的港湾。”

然而这间老教室已经远远跟不上需求。“画图用电脑,这里没有电源插座”,桌椅陈旧生锈,坐着都不舒服,别说画上一天图,“窗户面积大,没有窗帘,夏天阳光暴晒”……除了上课,老师和同学越来越不愿意来,专业教室不仅失去了功能,还失去了情调。

张乾认为,建筑设计的初衷,是解决生活的问题、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而建筑系一直以来奉行法国巴黎学院派的教学方式,相比工程性和功能性,更注重绘图和美学设计。钢笔画、写仿宋字这些课程就是典型表现。

“同学们做的设计很多是和现实脱落的。”张乾说,“比如设计博物馆,他们对功能没有亲身体验,就会流于纯形式的探讨,只注重外观的漂亮、空间的美感。相比于此,自己动手设计改造真实的生活学习空间,更有意义。”

地坪工作的开展也给学生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为了更专业,他们聘请两个工人师傅协助和指导。同学们在地上挖出铺电线的凹槽,填充的时候找不到水泥砂浆,就在楼外的工地上借了一些。但他们意识到室外的砂浆可能不适用于室内,就去请教工人师傅。工人师傅凭着经验告诉他们“掺点水就可以”,结果填充后水泥外凸,为了消除隐患,只好挖掉重来。

“我们学会了‘偷工减料’。”一位学生玩笑道,继而严肃地说,“其实这让我们理解了一个行业系统中各个环节间的关系,也让我们思考设计师如何和建造者沟通才能保证设计的呈现效果。”

“真实的环境,真实的需要,真材实料,真实的制作,真实的行业系统,真实对于学习建筑非常重要。”这是建筑系6位年轻老师的共识。

6月28日,耗时105天的工程终于竣工。全木的高台休息区,翻盖的绘图桌,别致的电灯,吸热的格子窗,泼墨的地面……风格复古,装潢别致,瞬间成为了网友口中“别人的教室”。

然而当老师宣布“这项改造工程就是教学和考核内容”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这样搞,分数怎么算?”建筑系的王玺老师笑着说:“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有时候相比能学到什么,更在乎能拿多少分。”

据王玺介绍,这次的评分将摒弃老师单向评价,改用自评加互评,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这也是考验和学习的一部分。老师会



根据各组的工作量、难度、成果,给一个基础分,组内成员根据基础分数自行调整,乘以不同的系数,老师只给参考意见。

张乾认为,在以前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自己做自己的试卷,而在本次课程中,设计加建造,工作量很大,必须要团队合作。怎样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包容不同的意见,自己的设计不被采纳时怎样调整心态,怎样心平气和地去支持别人被选中的方案,怎样运用民主方法达成共识,甚至怎样管理财务、宣传,怎样在困难的时候坚持……学生额外学到了这些,是这个课程任务的意外收获。张乾说:“在类似社会的真实运作中,他们收获了知识以外的东西,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作为一名建筑系的学生,在这次教室改造中,我学到了很多以人为本的设计知识,还有亲身进入工地施工的实际操作知识。”冯国麟是86名学生之一,热爱建筑的他觉得这次课程改革“让建筑设计的学习不再是纸上空谈”。

然而,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认可新的教学方式。一些同学表示“更习惯于传统的考核和评价方式”,并认为“与团队合作相比,个人创作更加自由”。

课程改革还有待在争议中不断完善,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们则表示会继续支持这场教育改革的推行。

改造教室并不是终点。据了解,建筑系为山区设计修建希望小学的项目正在灯火通明的313教室筹划着。

一群普通大学生唱歌的视频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便超过500万——

北外学生用九国语言唱出校园青春

郑州大学 刘俞希

陈伟祎和同学们唱歌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超过500万。同时,网友搜索出她们的微博,纷纷点赞留言。

陈伟祎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2015届毕业生。对于那场“起初只为看看明星”而参加的活动,她从没想过会有过这样“受宠若惊”的结果。

那是前不久北外一场毕业季的活动——陈伟祎和7位同学用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9国语言联唱《栀子花开》。而就是这次演唱,让很多网友“感动到泪奔”。

演唱者之一——北外法语系2015届毕业生刘畅坦承自己“哭得十分厉害”。作为毕业生的他,“不是担心见不到旧友,而是那些时光不会回来了。”谈到他们的歌声能引起网友的共鸣,刘畅认为每个人记忆里都有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不常被提及。而毕业季里的这首歌勾起了每个人的回忆。

提起校园,陈伟祎首先想到的就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活动那天,她特意穿了一件白衬衫。简洁的马尾辫,露着干净的额头,白净的脸庞上架着黑色大框眼镜,微笑着挥手的刹那,她被网友所记住。

在朋友圈里,陈伟祎平时就是T恤搭配牛仔褲,几乎没有浓妆艳抹的时候,走简约的气质型路线。

她觉得自己很平凡,也不是个标准的“学霸”,在北外度过了“平淡而有条不紊”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值得彰显的傲人事迹。她回忆大学室友说梦话经常都是在念单词。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这是毕业生刘畅学会的第一个法语短句,他还记得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满满的成就感。就像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这是从进入北外起就不或缺的一句话,也是进入教材的一句话。

相比于陈伟祎,刘畅追求着“360°无死角发展”的大学生活。“每天迎着6点钟的太阳穿过地下通道,踏着后街凌晨的星光返回校园,再不好意思地叫醒熟睡的宿管阿姨。”这就是他一天的缩影。

刘畅说自己曾在一周内搞定20件工作。“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这是他微信的个性签名,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成就感与满足感则在见缝插针的学习、工作中产生。

作为北京本地人,他4年前进入北外学习法语。“对校园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小了!”12平方米的宿舍挤着4个人,拉开椅子几乎是背背背,富裕空间少得可怜。每次回家前,他至少提前5天就开始倒计时。而4年后的现在,他亲自把室友一个个送到校门口,甚至送上车,在空了的宿舍一个人待了很久才离开。与4年前反差很大,感恩母校成就了他,“她只是面积小,而不是胸怀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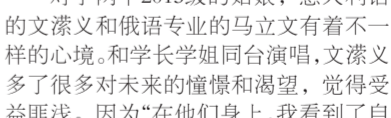
活动当天歌曲唱完后,陈伟祎一直在抹眼泪。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他觉得不舍得。23人的小班教学模式,有着和高中一样的固定教室,还有一群朝夕相处的师生朋友。在晨读背书、讨论……各奔东西的大家的未来甚至奔赴非洲、南美洲,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陈伟祎想到这些就泪奔。

对于两个2013级的姑娘,意大利语的文滢义和俄语专业的马立文有着不一样的心境。和学长学姐同台演唱,文滢义学到了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觉得受益匪浅。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余下的两年里,文滢义希望自己可以再努力拿奖学金,也希望可以在兼顾学习的同时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学是一块宝地,它包容我们所有的梦想并给我们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去实现。所以在我还抓得住的岁月里要做一些不辜负青春的事。”文滢义说。

而马立文希望,接下来的俄罗斯体临当地风情,想在“俄毛”(北外俄院羽毛球队)中结交新朋友……“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勇往直前、快乐、健康的人。”

过不久,刘畅将以北外人的身份再次入学,而陈伟祎则正式步入社会。在他们心中,同样的话在回响,“我们没有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



北京外国语大学九国语言版《栀子花开》演唱人员与吴昊后台合影。张丽(化名)/提供